

烏水溝 (1)

『台灣青年』第11號連續小說

日文原作者：孫明海 台文翻譯：黃聲宏

Part 2

雖然炳宗對當時ê時勢有不滿ê看法。但是伊對洪ê台灣人應該家己做主人，家己管家己ê想法無法度認同。伊m̄ nā無認為台灣人有彼款能力，也無感覺按呢做會hō台灣人得著最大ê幸福。伊相信若用血統來看，台灣人結局就是中國人，所以tī曠闊koh偉大ê中國文化傳統下面求生存是上蓋自然，上蓋合理。雖然伊想bóng想，其實伊上關心ê代誌並m̄是政治，是用功拍拚讀冊。反正政治m̄是伊ê本分，家己按怎teh想，也bōe有啥物正面ê結果。用功第一，學校最重要---而且 tī學校koh有瑞芬tī hia。

Tī每禮拜二ê下午，tī伊teh修ê民法課二樓教室下腳，tú-á是一年生ê瑞芬上體育課ê所在，伊穿白色ê運動褲，活跳跳teh拍籃球、排球，看起來ná親像雌鹿仔自由自在teh走。若koh用綠色ê校埕做背景，bē輸teh看有色彩ê電影，真正優美。Ùi遠遠看這個光景，是炳宗每週祕密得著快樂ê一項代誌。民法課ê時間若到，炳宗時常是頭一個進入教室，佔窗仔邊ê坐位。這款動作，伊ê同級生卻無人注意著。

炳宗時常chhōe理由去文伯in兜thit-thô，有時伊會家己說服家己chhōe一個正當ê理由去。會tàng想像出伊ê戀情是小膽細膩型ê。當文伯無tī-leh ê時，瑞芬常常代替阿兄出來陪伴。炳宗有時mā會希望文伯無tī-leh，伊若想著按呢，就家己苦笑。瑞芬無論有阿兄文伯tī-leh抑是單獨一個人teh招待炳宗，講話攏是輕鬆大方，這點炳宗無法度做會到。論性格，炳宗是m̄敢度對年輕ê女性隨便講滾笑抑是講東講西。尤其有瑞芬tī-leh ê時koh khah是按呢，bē-tàng培養出特別無全ê氣分。所以kap瑞芬作伙ê時，雖然有一個程度ê親密感，總是有一層看bōe著ê隔牆仔存在tī in二人ê中間，無論in怎樣努力去chhiâu也無法度拍破彼層看bōe著ê心理防線，bē-tàng hō二人溶作一伙。炳宗知影beh進展到koh khah親密ê境界是無可能ê，總是對目前ê維持現狀感覺滿足。心內家己teh講，有啥物thang好著急？咱今á猶是少年，難事留到以後才來處理tō好。

有一個週末ê黃昏，炳宗séh過有寫『收復大陸』以及漆kah花洛洛ê石屏牆仔，通過兩旁攏有種樹仔，真有派頭ê門。Chia就是文伯ê老父做過三任ê國民黨議員了後新起ê厝。雖罔是按呢，這個老父並無因為是國民黨員就tī牆仔壁畫大畫，展風神。事實上你若beh chhōe無寫字ê白牆仔，m̄-niā tī台北市，連tī台灣全島to非常ê困難。總講一句，人人上下班ê公共汽車車身攏有寫「軍民合作」，上班所在ê壁頂有掛「反共抗俄」ê匾仔，食中晝tióh用刻「軍事第一」ê碗公，當倦tú-tú轉來到beh歇暍ê厝宅，tī正門ê樹仔頂卻看著「保密防諜」ê公示廣告，che一切就是目前台灣國體ê特徵。

「你ê阿兄是m̄是無tī-leh？伊講伊beh先買票準備好勢等我作伙去看戲。」

「哥哥是bōe靠得。最近伊teh siáu跳舞。Taⁿ chiah有人khà電話來講是ti某某所在有宴會，kan-na一句就hō伊忍bōe-tiâu，講伊已經放棄beh去看電影ê計劃。講門票beh送我，你若來tiōh替伊好好講kóa好話，叫你mài kā伊想作歹。」

瑞芬ê口氣雖然是親像teh替阿兄道歉，但是目神是冷冷teh笑。

「若按呢……」炳宗tī hia講kah ti-ti tù-tù，瑞芬馬上順口回答：「我來伴你看電影。」

炳宗隨時就想著che根本是文伯事前替伊安排ê。文伯真知影炳宗ê內向，伊會按呢做是想像會到ê。

炳宗對文伯感激ê同時，koh想著家己心肝iⁿ ê祕密既然去hō人看透透，感覺見笑。

電影看了感覺無啥心適，hō伊失望。伊kan-na teh擔心坐tī邊a ê瑞芬，不時偷看瑞芬專心teh看電影幕ê表情。過九點散場，in忍驚tī人群中hông拆散，兩人自然就khoeh-óa作伙出去。無靈巧mā無臨機應變ê炳宗，無順機會招瑞芬作伙去lim茶。準作有，彼款親像通俗小說無值三chiam錢，無稀罕ê手段也無法度通過炳宗彼條過敏koh複雜ê神經ê許可。

伊想一晷久才講出「今á猶久早leh，咱行路轉去好無？」伊心內想坐公車內轉去，tī車頂sím-leh iô-leh真無氣味，m̄知瑞芬是m̄是也按呢想？

「同意，按呢khah涼爽。」無想著瑞芬隨應講。

「炳宗，tú-chiah看ê電影你有啥物感想？」

「相當好看，敢m̄是？」回想瑞芬tú-chiah注神專心teh看銀幕ê畫面，炳宗soah應出kap伊心內所想倒péngê話。

「查甫人敢真正若想一個人就永遠想bōe soah，連造反伊ê，也是按呢？看完劇情，我有講bōe出對伊ê同情。」

瑞芬突然講這款ê話，炳宗m̄知beh按怎回答。可能是這款ê話題到taⁿ猶m̄-bat遇著。好佳哉周圍已經暗暗，互相看bōe著對方ê面貌。

「我無同意，查某也有彼種人。」

「總講起來，我想查甫人比較khah正經純真，敢m̄是？」

「敢真正按呢？舉例來hông聽看māi leh。」

「你看，我ê阿兄就是一個好ê例。伊看起來心神無定，變來變去。事實上m̄是按呢，伊若是真心teh想一個人ê時，連讀冊mā全款，啥物代誌攏總kā踢去後壁，kan-na專心去戀愛，獻出全部ê心靈。看māi leh，你mā會記得伊kap淑貞鬥陣ê時ê代誌。」

彼個時陣，伊強beh落第，爲著按呢我kā伊提醒，伊soah大受氣，對我大聲喝，講伊落第mā無要緊！結局，淑貞放sak伊，救伊一命，無去hō落第，哈，哈，哈。若是查某人，伊才bōe按呢leh，伊會好好拍算盤，chiah bōe親像阿兄hiah-nih單純認真leh。」

「文伯確實是親像你所講ê模樣，不過請問貴女，你對伊彼ê個性敢真正想作是好ê？He hō我感覺意外。我也同意，查甫人多少有純真無假ê個性khah好，特別是tī戀愛上。」

「是啦，年輕ê威而特兒（Veltel）ê哀傷，或是小說內面ê Sidney Carton，chia ê tī文學上偉大ê戀愛主角，大多數是查甫人。」瑞芬是專攻外國文學ê。

「差不多大部分ê文學作品是查甫人寫ê，莫怪是按呢生。」

「Hσ…Hσ。」

兩人tī安靜ê公園發出親像雷公破天衝擊ê威力ê笑聲。炳宗感覺著到taⁿ一直tī二人不時tī-leh ê心理隔牆仔，攏hō這個笑聲規個衝破滅無去。

彼暝，炳宗頭殼頂kan-na teh想伊kap瑞芬對話ê代誌，無法度入眠。

照理講，應當是in teh享受快快樂樂ê學生生活ê時才tiòh，m̄-koh無形中親像有一片烏雲罩tī頭前，阻礙in ê前程，hō in ê心情不時有無吉祥ê陰影。畢業後ê兵役問題是其中之一。已經是四年級ê春季，koh無外久tō beh畢業ah，in ê話題真自然就會轉對hia去。

「我本來寄望tī我ê近視，m̄-koh深度無夠深，大概無望。」文伯用指頭仔kā強度ê近視目鏡thút高，一面按呢講，「無望啦，in連丁種體格mā beh，若講beh達到免役，上緊ê辦法就是kā正手ê第二指頭仔ùi第一關節tok掉。當然in若發覺是tiau-kang piⁿ ê，伊ê運命是注定入獄做苦工啦。」

「不管是晴暝抑是身軀有故障ê，對無講理ê hiah-ê凶奴是攏全款ê啦。反正in上蓋知影「反攻大陸」是無可能ê口號。人頭若算有夠，美援就會來。對in來講，咱不過是向美國thàn khah chē 軍事援助ê利用品nā-niā。」Che是洪兄弟講ê話。伊tī友人中間是上會曉爭辯ê人才，對不當ê權利抑是習俗，伊是上蓋有抵抗心ê男子漢。

「無論按怎，入營以後咱互相講話愛謹慎khah好。特別是洪兄弟，你tiòh ài注意。」炳宗用無燒無冷ê口氣按呢講。

「言行當然tiòh ài謹慎，m-kōh親像你這款無論in講啥物話，攏kan-na會曉應是是，順從命令，che是m-tiòh ê啦。若按呢生，外省人tō有借口常常講咱台灣人因為受日本統治五十年久，奴隸根性已經深入到骨。雖然聽起來真bōe爽，不過若khah會曉想ê人tō知影che也m是假ê。台灣人ti不知不覺中已經hō日本人kap中國人變換做無骨氣、無主張ê奴隸！」

「彼款講法我無同意。連鞭講是台灣人，連鞭koh講是中國人。」

「你聽，你taⁿ chiah講ê話，ná親像是tó一國ê官員teh kâng教訓leh。照你ê理論，你敢真正是為著beh反攻才去做兵ê，he敢是台灣人ê義務？」文伯插嘴按呢講。

「你hiah-nih慧。彼款代誌kap我ê想法無關係。咱ê兵役是無意義ê代誌，政府按怎腐敗是事實，我確信我ê認識度是bōe輸恁某一個。但是將hia ê代誌馬上連結去台灣人kap中國人ê對立意識是siuⁿ早，khah按ná講，咱就是中國人。」

「『究竟咱是中國人』？若按呢生，in就是掠著這點叫咱hō in ê差用，利用大義ê名份hō in ê作為正當化，用無理性ê手段對待咱，用武力壓制咱，kā咱當作奴隸，實在kā咱食kah夠夠。咱若無法度忍受，提出勇氣beh抵抗，in就用軟ê政策，講彼套恁敢m是中國人，咱大家攏是同胞啊ê àu步數。善良ê台灣人一擺koh一擺去hō所謂『民族觀念』這種大義ê錦旗，騙kah lōng-lōng-séh。我真愛看著到taⁿ猶teh感謝『民族大義民分』hiah-ê善良子民ê面貌！」

洪兄弟用激烈參khau-se ê口氣按呢講。總是，炳宗因為伊ê溫和體貼，無kā聽入去。

「雖然政府對待台灣人ê態度無好是事實，但是咱是中國人mā是無法度kā擦消掉ê事實。」

「彼款ê論法，我想是因為理論上ê混亂所引起ê。咱是m是中國人，he tiòh ài看咱對民族按怎定義。M-koh咱是台灣人，是你也絕對無法度否定ê事實。所謂民族也好，國家也好，代先ài有彼款事實ê存在，然後才講定義，應當是按呢。現在你明明知影台灣人有獨立建國ê意識，但是kan-taⁿ固執堅持定義，甚至犧牲事實mā beh死守定義這個名詞。Kan-naÁ照民族ê定義就講咱是中國人，這款ê論調非常無現實。Khah失禮，咱是台灣人，阮所抱ê民族意識是kap in中國人無全款。阮是抱著獨立建國ê願望，這個事實就已經十分充足啦。若是實現這個事實，民族ê定義khah chē mā是全款。」

「M-tiòh，你ê講法敢無硬拗（ngē-áu）去附合別人。Kan-na用蔣政權ê暴政做理由，你就想beh將家已祖先ê傳統全部否定掉嗎？」

「M-thang想講kan-na事實是第一尊貴，上蓋重要，其他ê理由攏不管。用實例來證明洪兄弟ê論調並m是無。Tī第二次世界大戰，美國有干單由第二代ê日本人編成ê部隊，in為美國建功，是有名ê史例。無論是tī意識上，抑是tī行動上，只有經過一代in 就已經完全變成美國人。Hiah-ê血統或是祖先ê傳統等等，對in來講是無意義、無重要。Tī in ê身軀內底所流ê血就是會in感覺驕傲ê美國公民ê血啦。Taⁿ koh講倒轉來，以我個人來看，tī外省人中間mā有chē chē好人啦。」

文伯改變in ê 話題按呢講。

「我m̄是彼個意思。當然，我m̄是teh講每一個外省人攏是 bái彼款ê 謔話。In中間當然也有好人。總是，in若用全体作單位來行動ê時就變成違反咱ê利益ê團體，按呢就變成咱ê敵人。」

「聽起來有理。Tī美國南部ê大學生排斥黑人ê行動hō人真痛恨，若是因為按呢就kā每一個美國南部ê大學生攏定罪，當做歹人，che是m̄-tiōh ê全一個道理。」

「今á日文伯講外省人中間也有好人，我愛kā伊解說作he是有特別 ê含意啦。」炳宗作奸臣仔笑按呢講。

「是，我知你是teh講麗華ê代誌hoⁿh。我掠準你猶m̄知。我真討厭做彼款無高明ê掩蓋秘密ê代誌。所以我今á日攏總kā恁公開。講實話，úi一個月前我就開始teh kap麗華交陪。」

「是按呢oh, m̄-bat聽過neh！」洪ê驚一tiō應講。

「Che是你私人ê代誌，無需要特別thang好kā你干涉，m̄-koh伊是外省人這點ài小khóa想一下。無論如何親像我tú-chiah講過，起碼以個人ê角度來講，我完全bē因為某一個人是外省人就kā伊定罪做歹人ê意思。」

「按呢講就照按呢生啦。今á日咱beh來聽恁按ná開始戀愛ê。敢koh是因為你特別敏銳ê感受kap彼位小姐ê魅力，發生強烈ê化學作用ê彼套通常ê戀愛史？」

「M̄是，這回是無全款。女方確實是有魅力。因為伊是外省人，所以起頭先有一種異物感tī hia teh 作怪，無隨時有彼款想beh談戀愛ê ki-mo-chì。其實，伊是瑞芬tī女學校時代ê同窗，現在tī一間貿易公司teh做會計。Tī taⁿ-chiah過ê寒假ê一個宴會中初次kap伊見面。彼時伊代先開嘴kā我講伊對我ê小妹真熟。伊突然間按呢講，soah hō我驚一tiō，m̄知按怎應話。彼時kan-na感覺伊真súi。

過了後ê一段時間，伊kap伊ê表妹作伙來阮兜看我ê小妹。阮小妹kā我講伊kap這位小姐並無真熟，不過我有感覺著伊對事對物有ê看法，伊講話語氣bē固執，態度真大方，表情活潑koh有元氣，是台灣女性中間罕得看著ê，是伊特別吸引人ê所在。」

「哈哈，聽起來恁已經不止á有進展ê款。」炳宗kā伊khau。

「是啊，有teh進行啦。」

文伯這時態度變強起來，偷偷仔看洪ê面色。Tī伊ê心內加減有hō洪ê小妹淑貞放sak ê陰影tī-leh。

洪ê 卻tèⁿ m̄知。

畢業考試雖然結束，若無去作兵，就bē-tàng算是正式畢業。所以台灣ê畢業無親像別ê國家ê學生，畢業考試soah就有ê解放感。入營時日已經決定tī九月，會tàng享受自由ê空氣也只有剩一個月外。時間有限，這款緊張kap無安全感，hō chē chē ê畢業生冒險去做過頭無正常ê代誌。

Tú當彼時金門、馬祖ê情勢真bái。大家攏認真teh考慮beh按怎才會避免hông派去危險性高ê陸軍砲兵部隊，抑是海軍陸戰隊。國防部動員局ê高級將校官大多數有操作權決定分派單位。一般ê父母攏無愛in辛辛苦苦培養讀大學ê後生hông派去金門、馬祖，聽講有高級將校官利用機會，用垃圾惡質ê手段thàn大錢。Che mā是大家相信ê代誌。

Kap讀技術方面ê文伯抑是洪兄弟無全款，炳宗是專攻法律ê，伊有感覺著hông調派去金門、馬祖ê可能性真高，所以想beh愛tī這陣kap瑞芬之間ê代誌做一個清楚ê交代，若無，用非公開ê方式mā會使得。伊beh按呢做，就是無法度忍受當伊人無tī台灣ê時，心內一直驚失去瑞芬彼種心情不安ê拖磨。Kap一般ê新畢業生連鞭tiōh beh hō人派去做兵ê心情全款，炳宗ê心情懊腦，亂糟糟。

是m̄是直接去kap瑞芬講khah好？.....bōe使，bōe使，按呢做是siuⁿ過chhóng-pōng，伊mā無彼款勇氣。猶是去kap文伯談khah妥當。當然伊大概一聲就贊成。M̄-koh彼當時文伯是專心全力teh jiok麗華，根本無法度分身去插別項代誌。

(待續)